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周边地区卷



大贱年

1943年卫河流域 战争灾难口述史

王 选◎主编

周边地区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贱年：1943 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周边地区卷 /
王选主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34-7207-7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灾害 - 史料 - 山东省 - 1943
IV. ①X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7944 号

丛书策划编辑：王文运

本卷责任编辑：王文运

装帧设计：王琳 瀚海传媒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9.5

字 数：134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60.00 元 (全 1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大贱年——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口述史》

编委会

主 编：王 选

副 主 编：李诚辉 徐 畅

执行副主编：常晓龙 张 琪

特邀编委：郭岭梅 崔维志 井 扬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占奎	王 凯	王晓娟	王穆岩	刘 欢
刘婷婷	江余祺	江 昌	牟剑峰	杜先超
李 龙	李莎莎	李 琳	邱红艳	沈莉莎
张文艳	张 伟	张 琪	祝芳华	姚一村
常晓龙	董艺宁	焦延卿	谢学说	薛 伟

| 目 录 |

河北省邯郸市	1	河北省邢台市	60
成安县	3	广宗县	60
磁县	8	隆尧县	65
大名县	11	南和县	67
肥乡县	15	南宫市	69
广平县	17	平乡县	71
临漳县	24		
魏县	32	河南省新乡市	79
永年县	37		
		山东省德州市	85
河北省衡水市	39		
武邑县	39	夏津县	85
冀州市	41	武城县	97
故城县	51		
景县	58	山东省菏泽市	100
		鄄城县	103

山东省聊城市

105

东阿县

105

临清市

107

茌平县

110

莘县

120

阳谷县

140

鸣谢

142

河北省邯郸市

采访时间：2007 年 7 月 15 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地委家属院

采访人：聊城大学学生

被采访人：李长山（原鸡泽县委书记）

我是 1944 年参加工作的，1943 年还没参加工作。

1942 年、1943 年两年大灾荒。最厉害的是 1942 年，1943 年就下雨了，大名好一些，逃荒都往大名逃，最重的是邱县，邱县的日本鬼子都被饿跑了，邱县、曲周、鸡泽（的日军）都跑了，邱县全县都没有日本鬼子了，老百姓也都逃荒了。

先旱，后下雨。那个玉米啊，都下苞了。

霍乱病有，死的人多了。我十五六岁吧，虚岁 16 岁。开始是旱，后来又下雨，死人可不少。发烧，拉肚子，上吐下泻。传染病，一传染一下子。土医生治，在腿腕儿扎，流黑血，放血。我家没霍乱，我父亲是支部书记。邻家死了几口人，下雨之后的（事）了，人受了潮。日本人放毒气没听说。这是传染病，不分的，都是霍乱不是伤寒。

民国 32 年，正在下雨就闹霍乱，没有决口。没有日本人破坏河口的事，在这运物资，运东西，用滏阳河运东西。滏阳河是不断地决口，又没人管。

我们那村往北是炮楼，往南、东、西都是炮楼，炮楼林立，周围都是

炮楼。敌人封锁，我们家就是据点，伪军住着。

没有飞机，飞机都飞到前线啦。

采访时间：2007 年 7 月 15 日

采 访 人：聊城大学学生

采访地点：邯郸市地委家属院

被采访人：申秉正（邯郸市原党史办主任）

我那时快 20 岁了，1940 年、1942 年有两次大灾荒，对霍乱病没什么印象。

1943 年我在地委工作，在大名一带。冬天遍地都是冰，主要是漳河决口。

那时抗战时期，日本人也在这儿，我们也没这么大人口量，河堤也没人修，平常河是干的，一下雨就涝了。

魏县人那时都饿死了。没啥吃的，就吃蚂蚱。水灾蝗灾可厉害了，秋季闹，连树叶子也吃光了，到处都有。细菌战（的情况）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死的人多了，那时一般都认为是饿死的。1943 年大名那儿，一个联队一个大队，500 多了，伪军直接受日本人指挥的一个警备团啊，1000 多人。伪军多了，还有土匪，编成伪军，那多了。

老百姓受罪吧，那儿大土匪多了，比齐子修资格都老，河南、河北交界那块有个程希梦，清朝时就是土匪。李成花，有四个旅，一个旅一两千。日本人刚来，土匪就进来了，没有政府了，挡在魏县、大名一带抢，就成立了红枪会。1946 年我南下，1980 年才回来，中间这段不在这儿。抗日战争我在这儿（工作），了解情况不全，细菌战了解情况不多，这边没听说。

成安县

采访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成安县老干部局（老干部
活动中心）

采访人：李琳 张铭 栗峻峰 苏国龙

被采访人：董聚（男 87岁 属狗）



董聚

我家是大名县的，民国32年我在部队。我1939年参加工作，一直在部队，到1949年下来了。后来在县（成安县）里工作了58年，一直在县里，没出这个圈。

民国32年是旱灾、虫灾、日本灾，老百姓就没法过，啥也给你拿走，十天半月一扫荡。皇协军、日本人到这儿有啥拿啥，有被子拿被子，有壮丁抓壮丁，强奸妇女，烧房子，啥都干。在家站不住，只有当八路军。整个河北省都是这样。当时在部队上，算是冀南这部分，番号不记得了。

民国32年大旱灾，旱到啥程度呢，苗根本就不长，人只有逃荒，卖儿卖女都没人要。十七八的大姑娘给她俩馒头，人就跟着走。饿的那人架都架不起来。

逃荒的多了，往山里面，山西那儿就是山里面，那里虽然吃得孬、穿得孬，他们都有存粮，他们家里粮食都能吃二三年，河北省不行，就这点地，当年收了当年吃，有的贫下中农当年收的都不够当年吃的，能不逃荒？没粮食吃，能在家就在家，不能在家就逃，往山西、陕西（逃）。

旱了大概有二年，民国32年和33年，就这二年。民国32年下两滴雨也种不上庄稼哎。没井，像磁县那里有井，能浇。立秋之后没下雨。

灾情最严重的是邱县，无人区，它那个地方比别的地方旱得还厉害，村里要有100户人家，都走八九十户，什么也不要了，房屋也不要了，院

子里长的净草，病死个人也不埋，往那炕上一搁，使席子一搭就完了。当时随部队进村，一进村看不出哪是村哪是街，野兔子都安家了，一见人一蹿就是二尺高，跑了。有一个老头，还不到 50 岁，他走不动，家里人都逃荒走了，上吊了。当时我们进村，看不见人，向那边一看，见树上吊着个人，还有口气，把他解下来以后，缓过气来就哭开了，他说：“同志啊，你叫我就死这一回吧，还叫我受二回罪干吗？”他的脸都肿了，浮肿，脸也肿，腿也肿。我们战士就给他留了二三斤米，那时候我们每人都带着点米，炒熟的，使水泡泡就能吃。这是我当年随部队亲眼看见的。别说走这个村，就是再走几个村，见那些人家，也没有一半人在村里。

那会儿我们走到哪能吃就吃，不能吃就想法弄点野菜。有粮食的地方，当兵的一人分上二三斤粮食，也不能随便吃，也是挨饿。都说“旱不死的葱，饿不死的兵”，那兵饿得也不走。我那时当排长，有个战士叫刘福堂，两天没吃饭了，不走了，说：“把子弹交给你吧，我死了叫老百姓给我盖上就行了。”我说：“福堂，你怎么这个样？”咱是排长，得负责，他没吃饭，咱也没吃饭。我就找了一个兵，那个兵退伍了，他有夜盲症，天一黑了啥也看不见，他叫黄梁海。他说：“啥事，班长？”我以前是他班长。我说：“梁海啊，听说你发财了？”他说：“发啥财啊。有啥困难？”我说：“也没啥困难。咱排里有个兵，两天没吃饭了，你能借给我点钱买点吃的不？”他说：“你要多少吧？”我说：“就在这八路军票上定二百，一人十块。我可没时间还你，等把日本人打走了我还你。”他说：“咋了，老班长，你怎么这样说。你花了就花了，你要不够我这里还有，我坑日本人坑得不少，哪一回也得赚他个十块八块的。”我拿了钱就回来买了谷子，也没盐也没啥的，煮了煮，把汤撇干净。没盐就刮刮那盐土地，弄了点盐水凑合着吃。这是当兵时候的事。

吃不上饭，穿得像那个叫花子样，啥衣裳也有，黑的、蓝的、花的、白的，露着膝盖，露着膀子的，露着脚趾头的。就一套衣裳，成天不脱。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在大沟里睡，不敢进村，一进村那日本、皇协军就围上来。谁当八路军哎，没人当，说多少好话人家都不当。

漳河是年年发水，特别是七、八、九3个月，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磁县、临漳、威县、大名这都是水冲的地，今年一种上地，明年就给你冲了。最厉害的是临漳，水必须得通过临漳，威县那里是通过一部分。那会儿咱这房都是泥土房，没砖，一下雨，水一冲，房塌了，没地方住，没法了就领着孩子老婆逃荒去。最严重的就是民国32年，饿死的、病死的、抓走的，村里就找不到啥人，没粮食吃。那时候我在大名。

闹蝗虫，蚂蚱。霍乱不记得，有发疟子。

我见过日本人给咱打针的事，见过的少，因为部队成天换地方，有时候一天换两三个地。听说过日本人搞细菌战的事，在东北，咱这也有，打仗的时候放那个炮弹，很少。打的啥针不知道，反正老百姓不愿意，你不打还不行，都说“绝种针”，打屁股，打了以后没人死。他怕传染，给你消毒。

流行病有，啥病不知道。光知道发疟子的不少，部队上也有。发冷发热。

听说过霍乱病，也是在民国32年，听说很厉害，比发疟子厉害得多，没见过。那会儿我十八九吧，十六七当的兵，那都当兵二三年了。那时候跟部队往山东，往济南、聊城，往河南。我参加的是八路军。

霍乱啥样不知道，光知道有这么个病。死多少人也不知道。

淹得很少，大部分是旱灾，种不上，有时候下一场大雨就把它当洪灾。1943、1944年的时候下过一回大雨，东边不是运粮河嘛，河里水都出来了，平地里水就一人多深，那高粱就露一个穗，哪是河哪是大堤也不知道。

这是大旱之后两三年，七八月里。大堤都看不到，当时我们坐着木筏过河，运粮大堤都过去了，使个棍子一撑，才知道这是大堤。当时也在当兵。那是打鬼子的时候。那淹的不是几十里，而是几百里，整个这个河都不见了。挨着山东的这个河。东边这县城，像聊城，淹得那人都出不来，聊城是个洼地方。打大名流过去的水流了俩多月。

大船——能载几十个人的船，都能到聊城那个城墙根那儿。当时那水有

一丈多深，打俺村里过去得拿船。我家是大名县金滩镇。水流了两三个月。有的高地淹得少，平地就七八尺深。日本决堤是黄河那儿，不是在这儿。

采访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成安县老干部局

采访人：李琳 张铭 栗峻峰 苏国龙

被采访人：李秀峰（男 82岁 属兔）



李秀峰

我家是临漳的，1947年参加工作，开书店，卖书，在县里的书店，退休之前在县委工作。我记得，民国32年是1943年，咱这里大灾荒，旱灾，虫灾。秋天没收成。我没逃过荒。临漳还能收点。旱到第二年，到1944年。漳河基本上是年年淹。

民国32年那时候传染病流行，疟疾、霍乱、天花。霍乱病症状就是上吐下泻，死人，传染病都死人。见过，得了那病有土法，有洋法，乱治，有治过来的。家里没人得，村里有。用针扎胳膊，出黑血。村里死三五个。

日本人都在县城。民国32年我在家里。

采访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成安县老干部局

采访人：李琳 张铭 栗峻峰 苏国龙

被采访人：王爱民（男 79岁 属马）

我参加工作以后上的学，是土地改革时上的学，解放前没上过。1948

年参加工作，退休前在行政上工作，在过好几个单位，都不一样，在公社干过，后来到农业局，就在县城里住。家里没地，十二三岁以后，给人干点活，挣点小米。

天花，哪年记不清，有日本人在。天花、霍乱都闹过。我得过霍乱，使那个三棱针一扎，出黑血，这是土法，有钱人上医院。

当时上亲戚家，走到半路就得了，肚子疼，亲戚家在村里。不是回来时得的，去的时候得的，就在当地扎针。记不清有没有别人得过。当时和我母亲一块去的，我母亲没得，不知道怎么得的。光知道自己得，不知道别人。也听大人说过。

在县城里见过日本人。都要良民证。早到几月份不记得，下了几天也记不清。



王爱民

采访时间：2008年7月10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成安县老干部局

采访人：李琳 张铭 栗峻峰 苏国龙

被采访人：于中原（男 80岁 属龙）

我是1928年出生的。解放的时候在浙江上学，上高中。家是成安的，李家疃。

那个时候霍乱传染，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记不准是哪一年，我大概就十来岁。旱灾和霍乱不是一年，好像是旱灾在先，记不很清。



于中原

霍乱传染、死人，哪个村都有死的。上吐下泻，不知道抽不抽。见过，有的在胳膊上扎针，出黑血就好了。霍乱哪个村也断不了，死几个，但是也不算太多。家里有得的，我记得我哥哥就得霍乱了，扎扎针就好了。哥哥叫于少国，（得病时）连吐，带肚里疼。他比我大十来岁，当时有 20 多岁，他就在家得的。给我哥哥扎针的是个老太婆。

日本人给咱打针，咱不想打，他逼着打。老百姓认为那是“绝户针”，绝后的，不打。打完也没见咋了。

1943 年没发大水。旱灾之后没发水。

磁 县

采访时间：2008 年 7 月 17 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磁县磁州镇固城村

采 访 人：张 伟 张 娟 焦 婷

被采访人：赵金元（男 79 岁 属马）

我一直住在固城村。1930 年出生。当时家庭是小商贩，做小买卖，在城里也卖帽子，当时固城是农村，离城还挺近。百姓绝大部分以农业为主，我们这村里做生意的不少，在城里，还有就是铁路上搞搬运，比周围村在外地干活的不少。

1943 年在磁县念高小，1944 年高小毕业。当时家里有五口人，有我、奶奶，有我父母、妹妹。

1943 年闹灾荒具体时间说不准了，我们村水利条件还可以，可浇地，有外地灾民来我们这不少。记得我们这门里有几棵枣树，灾民拾点柴火，煮枣树叶子吃。

我还记得我们村里铁路东河堤，有一个妇女裸体抛着，饿死的还是被人糟蹋的（搞不清楚），我是听说的。那时饿死的人不少。还有一个河南

清丰县，当时至少五六十岁，我有一个谁家的奶奶有个菜园，在那看菜园，菜园里小棚里住，还有一老汉在那卖花生。

那年主要是旱灾，后来是蝗灾，哪一年记不清了，因为时间长了。蝗灾，有一个从东往西或从西往东，从南往北，麦子快要熟的时候，看过蝗虫来的时候。河里蝗虫，滚成大袋蛋子。

我们那边从滏阳河水，引水口是在 10 多里地，龙王庙，明朝时就有，崇祯前万历年间建的。靠滏阳河水浇地，从龙王庙引水。我们这一带条件比较好，这个村可以说没灾，周围我们这是有名的好村。

没记得有霍乱病，记不清，知道这病，没记得形成很大的瘟疫传染。寒症、伤寒、天花、疟疾都是常见的病。编制资料和收集资料，编写时没记得有这个病。（我编过县志，）编县志时我负责的是“人物”。编写时没记得有这个病，收集这方面的资料。1948 年在公安局工作。1961 年在民政局工作，正式工作是在 1962 年。1993 年退休的。

采访时间：2008 年 7 月 17 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磁县光荣院

采访人：张 娟 焦 婷

被采访人：宋天祥（男 83 岁 属牛）

我没上过学。种地不多，有一点地，家里七口人，吃不饱，地少人多。父亲给人家做长工、做短工。有一年卖了八亩地，还回来五亩地。

下了水就淹了，哪一年记不得了。民国 32 年那时候小，那时老人也不识字，不说古时候的事。

我没生过啥病，那时人生麻子，生花，别的病记不住。家里人没得过什么传染病。

见过日本人，穿的说灰不灰，说白不白，用三八枪带刺刀，跟电视上差不多。他们不经常进村，进村老百姓都躲出去。磁县没地道，西边有，

山里有，三道沟有地道战。日本人进村强奸妇女，抢粮食，抓人。没到村里打针，他人来了，野蛮，来胡闹。

1963 年下大雨下了 45 天。1943 年记不得。

采访时间：2008 年 7 月 17 日

采访地点：邯郸市磁县光荣院

采 访 人：张 娟 焦 婷

被采访人：王相和（男 82 岁 属兔）

也上过学，以成分来说是地主成分，有机会上学，要是贫农就没机会上学。四书五经都读过。

民国 32 年是灾荒年，那时候主要是天灾，头一个是冰雹，高粱都让冰雹给打坏了；又来蝗虫了，四个翅膀，一飞飞过来连太阳都遮住了。都一块走，东西十几里宽。吃青草，过去庄稼都吃光了。大概是农历五六月份。老百姓都说天灾，神虫，实际上不是神虫，说来都来了。通常挖沟，不能飞的，一跑跑到沟里，拿棍子打。

瘟疫不多，饿死的多，树叶都吃了，人都吃树叶，蝗虫吃不了树皮。弄下树皮，晒干磨成粉，做成窝窝当馒头吃，树皮都吃光了。

没闹过什么病，我没见过闹什么病，灾荒了都往山西跑，地宽人稀。山西人过生活特别仔细，有好东西舍不得吃。山西人吃糠。有柿子也是晒干了，推成糠，碾成面，放缸里，吃炒面。炒面都是谷子皮和柿子面。有钱也做一些炒面，恐怕今后遇到灾。灾荒年都往山西跑。我老家是白塔村。

日本人进村，我是亲身经历过。在磁县和日本人正式打过三次。日本人在磁县住，想往东走，扩大地盘，白塔九个村联合起来，有土匪抗土匪，没土匪抗日本人。村在平原，白塔村旁边有个西玉曹村。日本人进村烧杀抢，抓人当汉奸，叫皇协军，皇协军当然是坏了，皇协军都是当地

人，都知道谁有钱，烧杀抢，抓人。

日本人没有进村打针。1942年、1943年日本人用细菌这些武器杀人还不是很成熟。细菌战在朝鲜了解挺多，日本人在东北研究没成功就投降了，美国利用日本研究细菌战那个机构继续研究。在朝鲜发现了，以前没听说过细菌战，那时候还没研究成熟，主要培养老鼠，在老鼠身上培养细菌，叫它携带细菌。后来又用鸡，羽毛很厚，可以藏细菌。鸡、老鼠，乱跑，到哪细菌就可以带到哪，之后是霍乱。

1952年在朝鲜，听说细菌战，美国用了细菌战，从飞机上投下来，说不清什么东西，有鸡啊、老鼠啊，能藏细菌的东西从飞机上扔下来，人就得那病，主要是霍乱，上吐下泻，上面吐，哗哗吐，底下拉，很快就完蛋，治不过来。

治细菌的疫苗很宝贵。不能在外面放48小时，那时疫苗很贵很少。中国疫苗运到朝鲜至少一天，没用就不能用了。那时候志愿军有防疫知识了，村庄有霍乱病，就把村庄包围了，人不准进，不准出，封闭起来进行消毒。发现一个地方马上封闭一个地方。咱们这块没听说过有细菌战。

大名县

采访时间：2007年7月13日

采访地点：大名县老干部局

采访人：张国杰 朱洪文

被采访人：房登堂（男 79岁 属龙）

日本鬼子1937年进中国，我1928年生人，那年9岁。

鬼子先占领大城市，一个一个地，1936年鬼子占领大名县城。它侵略中国后，就在济南实行了“三光”政策，（当时日军在）大名有个团，剩下的就是伪军。